

大學師生的社會責任

／賴明詔

最近社會紛紛擾擾，為了H1N1新流感的防疫及疫苗的施打，引發很多爭論，究竟新流感的威脅有多大，防疫策略，如學校停課的標準應該多嚴格。接著爭論的是我們有沒有足夠抗病毒的藥物及疫苗，然後是國產的疫苗安不安全，該不該接種疫苗？這些問題本來就應依科學證據來做政策的決定，但是，「社會心理學」始終比單純的科學定律更複雜，這些疑問甚至導致國人對自己國家產業的信心危機。成功大學有幾位教授，包括我本人在內，曾挺身而出，參與上述問題之討論。科學家本來就有義務貢獻個人所學服務社會；在這一連串的流感政策形成的過程中，專業的科學判斷只占一部份，社會、政治及其他人為因素反而更為重要，更何況科學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性，所以政策的形成要參考很多人文層面的顧慮。當H1N1剛開始流傳，社會人心惶惶，以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，我即在第一時間出面說明H1N1和季節性流感相差不多，不必恐慌。最初世界衛

生組織沒有考慮到周全的科學證據，而過度宣揚疫情的嚴重性，導致媒體過分渲染抗病毒藥品及疫苗的不足，造成社會過分的不安。最後大家對疫苗的不信賴，又是受到很多非科學，甚至假科學的論點所左右，以致造成疫苗緩打潮。在這個過程，科學家們未能充分地盡到社會責任，參與本來是美意的疫苗政策的宣導及公眾教育。

大學常被誤解為僅是追求新知的象牙塔。但這種自我清高的思維已不適用於廿一世紀，大學教授應該更積極地走入社會，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，甚至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其形成，才是盡到知識分子的責任。所以我常鼓勵成大的老師去參與政府部門的行政或顧問工作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而且也能延伸成功大學在社會的能見度及影響力。大學教授至少應該發揮個人的專長，在專業的範圍內建言或直接參與，因為大學教授是社會的先驅者，本來就應該帶領社會風氣，有責任提供給社會正確的知識。在最近的幾項事件如流感疫苗、美國牛肉等，大學裏的專家並沒有盡到這些責任，以致社會到處充滿許多假科學，混淆大眾的判斷。我鼓勵成大教授多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，才不枉費成大作為一所高等學府的責任。我過去曾多次提及，成大四周的圍牆逐漸地消失，代表著我們的宣誓：大學不再是象牙塔，我們要積極地融入社會。

同樣的，成大學生也有義務參與社區服務，過去勞動服務的課程，往往只是在校園掃地，固然這也能訓練學生的責任感及服務精神，但在廿一世紀，學生應有更積極的態度，深入社區。我以前在南加州大學服務，大學四周是險惡環境的貧民區，和學校給人的印象格格不入，後來學校把學生服務學習列為重要的生活教育目標，積極鼓勵學生到鄰近社區輔導貧困兒童、改善環境、消弭貧窮，終於贏得社區的認同，也因而減少學校附近的犯罪率，學生更是得到寶貴的生活教育經驗，南加大也數次被選為全美國進步最快、最有潛力的大學。我最近看到有些成大同學到偏遠地區參加服務弱勢族群孩童的工作，覺得非常感動，這是成大學生服務學習的最佳典範。希望這種風氣能夠帶動整個學校。

最近有些專家也提到大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態度的問題，洪蘭教授大聲疾呼，認為大學生如果沒有認真學習的態度，就應該把進大學的機會讓給其他更有心學習的年輕人，來充分利用大學的資源。她的意思是說大學生享受這麼好的教育資源，就有責任好好學習。我的確看到臺灣有很多大學生缺少積極的學習態度，對課業沒有興趣、不參與討論、不發問。稍微好一點的學生只抄筆記，而不思考、不推論，這是我們高等教育的大

危機。其實大學生們學習態度不佳，老師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；因為老師對學業課程要求太鬆，所以我們看到臺灣的大學生一學期能選20學分的課程，卻還能輕鬆自如，而美國大學生選10學分左右的課就會覺得壓力吃重，忙不過來。可見臺灣的大學對學生的要求太低。大學師生的基本社會責任是盡力教學、努力學習，不辜負社會對我們的期許。

從自己本身做起，自我要求、約束，由內向外延伸到服務鄰近的社區，再擴及回饋整個社會，一步一步地加重責任，如果一所大學的每位同學及教授都有這樣的修養及實踐的態度，我們便是盡到社會責任的大學。